

杜宏剛 劉 玲

邱瑞中 鄭福田

韓登庸 曹惠民

主編

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

(二三)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杜宏剛

劉 羚

邱瑞中

鄭福田

韓登庸

曹惠民

主編

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二三)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目 録

與猶堂全書(上)

丁若鏞著 〇〇一

丁若鏞 著

與猶堂全書（上）

丁若鏞，字美鏞，號俟菴，又號與猶堂（一七六一—一八三六），朝鮮英祖三十八年，清乾隆二十七年生；朝鮮憲宗二年，清道光十六年卒。

丁若鏞自幼好學，讀經史古文很勤。正祖七年，若鏞二十二歲，以經義爲進士。正祖十三年，若鏞中甲科第二。他曾任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弘文館修撰、成均館進講和兵曹參議等職。純祖元年春，因西教事發，若鏞與李家煥、李承薰等下獄，後被流放十八年。

若鏞是朝鮮的文學家、哲學家、實學派的集大成者。

文學上，他以詩歌、政論見長。其詩歌內容多是描寫農民生活，反映農民對現實的不滿情緒。哲學上，他主張「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天之所以生育萬物」。他認爲「太極者，天地之胚胎也」。學術上，他主張結合實際研究學問，強調各種學問的研究均應以達到「利用厚生」爲目的。

若鏞主要著作《與猶堂全書》，內容豐富，包括詩歌、經集、國家典章、醫藥、文字、疆域等內

容。

《與猶堂全書》由若鏞外玄孫金誠鎮編次，鄭寅普、安在鴻等校正，於一九三八年在漢城鉛活字刊行。計一百五十四卷，七十六冊，總六千七百八十五板，半頁十行二十八字。

底本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

送別韓侯父書狀大淵進士赴燕

御史非專對書生始遠遊。晚雲低。白石秋。雪下幽州。國度侯度。名城壯客。昨。軍官頗博雅。才士定相求。

對海尉有懷洪判書與則燕桂之行

天畔暨巫雪色勻。關鶴啼送大行人。孤忠抱向誰家說。隻字留爲上國珍。深客傳書當雁足。令郎報喜占龍鱗。遙知斧壤喜山裏。憶弟思兄句于新。

遼東論

高句麗之時。疆土遠拓。其北部接于室韋。其南部至于蓋平。自高麗以來。北部南部。悉爲契丹所據。金元以降。不復爲我有。而鴨綠一帶。遂成天限。至我。世宗世祖之時。摩天以北。拓地千里。六嶺基置。外薄滄海。而遼東終不能復。論者恨之。臣謂遼東之不復國之幸也。遼東者。華夷往來之衝也。女真不論遼東。不達中國。鮮卑契丹不得遼東。不能控制其敵。蒙古不過遼東。不通女真。何以應順不武之邦。而擁有遼東。其害可勝言哉。和附則使价供億之費。兵丁調助之役。竭一國之力。而不能支也。失和則四面受敵。而兵革無已時。竭一國之力。而不能支也。二祖之時。大明已都北京。遼瀋人爲畿甸。國之固不可得。設令遼瀋尙屬諸胡。二祖不取矣。何者。得荒虛無益之地。而增敵於天下者。英主不爲也。漢唐之世。尚按周秦之故都。於關中而後。方得以威制天下。故中國智謀之士所論。唯東西二京之優劣而已。大明成祖文皇帝英略蓋世。知蒙古女真之強。不可以遠制也。遂以大名爲歸。而後之主中國者。莫得以易之也。大名爲中國之都。則遼東豈可復言哉。且我邦地勢。北以二河爲界。三面環以海水。疆場之制。渾然天成。得遼東反爲贅也。何者。遼東之設。雖然苟使國富而兵強。一朝有抗衡天下之志。而欲窺中原一步。豈非先得遼東不可爲也。不然西得遼東。東平女真。北拓境上。窮黑龍之西。而右與蒙古抗。斯足爲大國。亦一快也。

拓跋魏論

聖人之法。以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以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與夷狄。在其道與政。不在乎疆域也。故周之先。問於獯鬻混夷之中。未嘗非夷狄也。而一朝有如太王王季者興。而禮樂文物可述焉。則中國之。秦之先。

伯益之後也。未嘗非中國也。而自非子以來。崇利義。不肯與中國。則焉則夷狄之。聖人之處夷夏也。本如是矣。拓跋氏之地。東連遼瀋。西通塞那。南跨陰山。北距沙漠。號曰鮮卑。其始也。未嘗非夷狄也。雖然猶盧助劉琨征匈奴。其心已中國矣。翳槐什翼犍等。皆襲中國之所封。其國又中國矣。況其先本出於黃帝。載至道武之興。首置五經博士。大興文學。又令朝野束髮加帽。太武從崔浩之議。盡滅天下沙門。毀經像。塔寺。皆佛法入中國。排闢之嚴。未有是也。孝文立四門小學。求遺書。親名儒。禁胡服。變胡語。賢哲之君。世世承繼。復井田之制。遵周官之職。教化洋溢。樂煥爛。以其功烈則滅燕滅夏滅涼。取長安拔洛陽。六軍所指。天下風靡。以其歷年則傳世十四。厥享國一百七十有二年矣。跡其本末。何遠不若牛金之子。一隅偏安。終爲強臣所篡者哉。何不進之爲中國。而必擠斥而不予統也。史家之偏隘如是。故後世自外國而入主中國者。無所勸焉。服胡服語胡語曰。汝既不欲中國。我夷狄攻矣。率堯舜禹湯之遺民而夷狄之。此其故何也。有慕中國爲中國如拓跋氏而史家猶不肯中國之故也。雖然拓跋氏自中國矣。彼區區史筆之守。奈何足輕重於我哉。唯魏有二疵焉。方伐宋之時。嬰兒買漿。而世宗之時。佛法再行已矣。何國無此疵哉。

東胡論

陸象山曰。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此儒者之言。雖然風氣所鍾。其氣質之性。有大不同者。北方之人。大抵強悍。故匈奴突厥蒙古之屬。莫不嗜殺。習殘暴。而西羌亦詐薄多變。獨夷狄之在東方者。皆仁厚。應龍有足稱者。拓跋魏鮮卑也。其入中國也。崇禮樂。獎文學。制作粲然。契丹東胡也。阿保機之敦於天倫。刺葛三叛而三釋之。此處舜以來所未有也。其制治之盛。歷年之久。實中國之所重獲也。女真再主中國。而其在金也。遼宋之二帝而終不加害。將相和睦。規模宏遠。非海陵之狂悖。未易亡也。清之得國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貴盛可以來。有秦伯仲雍之風者。數人。不亦盛哉。史稱東夷爲仁善。誠有以哉。況朝鮮處正東之地。故其俗好禮而賤武。寧弱而不暴。君子之邦也。嗟乎。既不能生乎中國。其唯東夷哉。

致良知辨

王陽明以致良知三字爲法門宗旨。遂以大學之致知爲致孟子所云不學而知之良知。重言復言而不知止。謂自家一生得力。只此三字。察其語深信不疑。欣然自得。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嗚呼。此陽明之所以爲賢者。而陽明之學之所以爲異端也。凡立一句語爲宗旨者。其學皆異端也。爲己君子之學也。聖人嘗言之矣。楊氏立爲己二字爲宗旨。則其敝爲拔一毛不爲而成異端矣。尊德性君子之學也。聖人嘗言之矣。陸氏立尊德性三字爲宗旨。則其敝爲弄精神。傾悟而成異端矣。良知之學。何以異是。獨恨夫以陽明之高文達議。曾不知致與良之不得相屬。而視千古所無之說。以示天下萬世之人而不疑。何蔽之至是也。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程子曰。良知出於天。不繫於人。即良者自然之意也。故不獲而肥。謂之良田。不耕而馳。謂之良馬。良也者。本善之謂也。夫所謂致者。何謂也。彼不自來。而我爲之設法。以以來之曰致也。吾不可自得。而求彼以相助。使之至曰致也。良知者。既已良知。何爲致之。余故曰。良則不致。致則非良。既良而復致之。天下無此事也。孩提之愛其親。豈用意設心而致之乎。此聖士之所不肯言。而陽明言之。何蔽之至是也。雖然。陽明則其真得力於此者也。陽明之性樂善好勇。凡有善心萌於中。即銳意果行而莫之回顧。曰。此良知也。於是學此者。凡有發於心。不細察徐究而直行之曰。此良知也。陽明實本善。故以之爲善者多。他人實實不濟。故以之爲惡者衆。此陽明之能自託於賢者。而其徒之爲羣盜也。故人於其自得而自樂也。正所以生大患也。吁。可畏也。

送李參判。使燕京序

古者大夫之使於異國者。見一事之小。而知其國禮義之敦薄。見一物之微。而知其國法紀之弛立。以之卜盛衰決興敗。是之謂說國。說國非有明敏。豈知出乎其類者。不能也。若夫親田疇之易。而觀其所以治之之器。視物產之豐。而求其所以出之之法。此一象觀之所能爲。而何賢愚之足問哉。燕之距漢陽三千餘里。而冠蓋之往復。徠去者。繹繹乎總於路矣。而所以利用厚生之物。曾未有得其一而歸傳之者。何人之起。然無澤物之志。若是其極哉。伏菴李公。少有志乎實用之學。沈淹途途。無所成名。聖上知其賢。賜之出身。不數年。位亞卿。今又使於異國。國之倚公。顧何如也。公將

何術而報國也。爲斯民思。有以利用而厚生。使萬世永賴焉。則斯其爲報國不淺鮮矣。使兩國而有事乎。公尙能視國而有裕矣。況目之所睹。手之所摸。象。韞之所能爲者。公其有不能哉。昔文益漸得棉之種。而歸而種之。並得其攪車。車之制而傳之民間。民間謂軒爲文來。而不忘其功。不其偉歟。於公之行。唯以是勉之。

送韓校理。使燕序

國於長城之南。五嶺之北。謂之中國。而國於遼河之東。謂之東國。東國之人。而游乎中國者。人莫不歎詠歌謠。以余觀之。其所謂中國者。吾不知其爲中。而所謂東國者。吾不知其爲東也。夫以日在頂上爲午。而午之距日出入。其時刻同焉。則知吾所立得東西之中矣。北極出地高若干度。而南極入地低若干度。唯得全之半焉。則知吾所立得南北之中矣。夫既得東西南北之中。則無所往而非中國。烏觀所謂東國哉。夫既無所往而非中國。烏觀所謂中國哉。即所謂中國者。何以稱焉。有堯舜禹湯之治。之謂中國。有孔顏思孟之學。之謂中國。今所以謂中國者。何存焉。若聖人之治。聖人之學。東國既得而移之矣。復何必求諸遠哉。唯田疇種植之有便利之法。而使五穀茁茂焉。則是古良吏之遺惠也。文詞藝術之有博雅之能。而不爲鄙俚焉。則是古名士之餘韻也。今所宜取益於中國也者。斯而已。外是則強勸懲悍之風。淫巧奇詭之技。夷禮俗。蕩人心。而非先王之所務也。何觀焉。吾友後甫。將銜命赴燕。頗以游乎中國。自多于色。余故爲中東之說。以折之。因而勉之如此。

送朴校理。使燕序

朴學士兼善。余鄉里交也。自余散秩閒居。凡僚友故舊之素嘗拍肩而接武者。莫肯一顧。唯兼善時過之。吾是以知兼善之濔於官也。朝之士大夫。有出疆之役者。余嘗觀之矣。軒輶咽于巷。象。疑富客。盈其室。及兼善之爲書狀也。門屏閑然如常時。吾是以知兼善之疎於利也。夫濔於官者。其察物也明。疎於利者。其御好也嚴。既明且嚴。其於爲書狀也。盡之矣。吾復何勉哉。君川兼善之所嘗與余遊者也。余已買宅一區。及兼善之未還。而吾將隱矣。兼善其努力忠勤。以善事明時也。吾將隱。是爲序。

跋神宗皇帝墨竹圖障子

右墨竹一本。大明萬曆皇帝之手蹟也。畫竹之妙。在衆葉交加。而尋之皆有條理。令不相離。而不相亂也。相離非其形之真。相亂非其體之真。形與體不失其真。而後其神可得也。近世委約。掩畫竹。止畫一二枝。分个各三四枚而已。此只是竹畫。安足謂畫竹哉。皇帝庶政多不親決。晚年不親朝。其精於墨藝如此。在帝王家。非盛節。然今鍾繇既遠。廟社俱墟。而御手真蹟。落在東藩。東藩。皇帝之所再造也。安得不摩挲流涕也。司空繡取以示余。乞余題一言。

跋曼殊傳

毛奇齡談經說禮。自命以儒者。而作曼殊傳。窮極風情之妙。備盡纖濃之態。消魂斷腸。不堪正視。又作蓮廂詞。其體則西廂記也。其文則金瓶梅者流耳。安有儒者而爲此作者。妄攻朱子。不免爲蚍蜉之撼樹。

跋顧亭林生員論

中國之有生員。猶我邦之有兩班。亭林憂盡天下而爲生員。若余憂通一國而爲兩班。然兩班之弊。尤有甚焉。生員實赴科舉而得茲號。兩班并非文武而冒虛名。生員猶有定額。兩班都無限制。生員世有遞變。兩班一獲而百世不捨。況生員之弊。兩班悉兼而有之哉。雖然若余所望則有之。使通一國而爲兩班。即通一國而無兩班矣。有少斯顯長。有賤斯顯貴。苟其皆尊。即無所爲尊也。管子曰。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不成。而國不利也。

跋皇明宗室益王所刻定武本蘭亭真蹟

右蘭亭帖一卷。尹皆甫之珍蓄也。皆甫娶于鳴林曹氏。曹氏世有書畫之癖。家藏法書名畫。多爲顧紳先生所稱述。而皇明宗室益王所刻定武本蘭亭真蹟。尤爲白下尹判書諸公所流次。有欲以萬錢取之者。蓋晚而晒之而已。皆甫乃以惻惻微感之。相說既深。一朝舉而昇之。遂爲皆甫有何其作也。今收益王題辭。定武本原有肥瘦三本。李龍眠畫。原有大小二本。乃定武止有二本。李圖止有大本。明是缺失。詢其故。蓋此卷曾爲判書某所借。觀彼行一不誼耳。至寶不能無瑕。嗟乎。餘如褚本唐本及趙承旨十八跋。悉完如舊。舊爲卷軸。余今割而帖之。嘉應庚午中秋。書于茶山東。

題

題檀弓箴誤

檀弓二篇。於禮記諸篇之中。其義理特精。其文詞特美。余故最悅之。古禮繁赜。不能無浮文。而檀弓所言。槩從簡約。與論語所記孔子諸言相合。其孔氏之微言也。禮也者。爲有位者而作。其無位者。亦復無財。無位無財而欲備禮者。非禮也。二無者。雖不必具稱。敘不必有。金。棺。槨。不必有。梓。葬。不必厚封。唯其力也。我星湖先生深達此義。其所著喪禮祭禮。皆爲二無者。深長慮。顧先生賢而無位。民不信從。余乃取檀弓二篇。發其旨趣。或古注有誤者。從而正之。書凡六卷。名之曰檀弓箴誤。斯蓋初到康津作也。其後余編四箋。其大義弘論。悉皆移入。今所存者。唯零碎無攸關者也。後之覽者。若以爲箴誤之書。如斯而已。則是買櫝而還珠也。凡欲讀檀弓者。就四箋中。選拔其所移者。按次編錄。斯爲全矣。嘉慶丙子七月上旬。茶山樵夫齋。

題

三禮雖晚出。都非偽書。周禮是周家大典。雖其中或有未及施行者。及後來廢格不行者。然文字最高。古斷非春秋以後之筆。若儀禮一部。明是春秋時行用之禮。如聘禮及冠昏諸禮。皆與春秋傳諸文相合。至如禮記諸篇。明亦孔子之後子游子夏之門人。若公羊穀梁之徒。各述舊聞者。斷斷非漢初儒者之所得爲也。漢儒言禮。皆宗戴德。而其所著喪服變除一篇。已近於百出。不與經記合。可見經記非漢儒之所能爲也。況馬融鄭玄之輩。引經注經。而猶不免矛盾。枘鑿者甚多。生於後世。仍遠古文。而其能周全無缺。如今經記乎。後之非聖毀經之徒。輒云漢初儒者。貪購金僞爲之。其害吾道。將甚於洪水矣。罪可勝言哉。

題徐乾學喪期表

表。所以縱橫今古。考校異同。便於檢覽也。徐健菴爲喪期表。誠妙旨也。第其格例。混雜而失其要。可恨也。第一格。宜標所爲之親。第二格。第一行。宜標書名。第二行。宜書喪期。第三格。已下皆倣此。如是則古今異同之制。瞭然如指掌。徐公專以喪期爲主。而不以親屬爲始。如爲母一服。分入於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杖非不杖。期四條之中。其不便考檢與無表等耳。且注疏皆後儒之推廣爲說者。其言未必一。

一合理安得並列於第一格乎。今宜以三體爲一格。（附註）唐以前名儒之說可錄者附之。開元禮爲一格。而唐律宜附之。明會典爲一格。而集書宜附之。書儀家禮本是一書。宜以家禮爲一格。而書儀附之。東儒爲之則又當有國典一格也。

賀正考叙

賀正者。所以奉正朔也。既奉正朔。斯有冬至之賀。有正朔之賀。有聖節之賀。斯之謂三節。三節之賀。年貢以進。雖此四事。非皆賀正。其類既近。其事相乘。歲以爲常。恒久無變。故通此四事。爲賀正考也。或揣此四事。或兼他諸事。若進賀陳奏。奏請謝恩等項。散見諸篇。其與兼覽。閱自明也。但此四事。既是恆典。年年相同。都無變例。則不必逐年開列。故每於新皇初立。例一抄載。餘有事情。亦或採錄焉。（附註）竊惟藩國賀正。其來久矣。東九夷之來賓。在於夏殷。高句驪之通貢。始於東漢。若濊貊夫餘沃沮三韓之屬。或在兩漢。或在魏晉。咸有朝貢。可按而知也。唐開元二年。新羅遣級發朴裕來賀正。十一年。新羅賀正使金武動還藩。而開元天寶之際。新羅渤海。每年賀正。無或闕焉。其在高麗。於宋則例賀聖誕之節。於金則太宗之天壽節。（附註）與宗之萬壽節。（附註）世宗之萬春節。（附註）章宗之天壽節。（附註）亦無不遣使賀之。逮至皇明。乃有三節年貢之例。崇德以來。咸依舊規。茲提綴如左。

雜賀考叙

臣伏惟有慶則賀。其例不一。建國定都則賀。飛謁國慶則賀。躬親政事則賀。壽考則賀。拓地平難則賀。宮殿告成則賀。既一有例。後必遵焉。茲用序次。以備雜考。若巡遊頒詔。厥有陳謝。雖無賀儀。亦附見焉。

交賀考叙

臣竊惟兩國相隣。賀還無我之與華。互相交易。古之道也。史記貨殖傳。燕東綰滿。朝鮮饒番之利。册府元龜。唐開成元年。溫青節度使奏。新羅渤海將到。貿易熟銅。請不禁斷。建中元年。勅曰。錦綢綾羅。絲布。犛牛。毛珠。銀銅。鐵。不得與新羅渤海互市。後唐清泰元年七月。登州奏。高麗互市。十月。青州奏。高麗互市。蓋此時貢道山海。故交賀在於登萊也。金史興定二年。完顏素蘭請宣諭高麗互市。從行。元史中統二年。巴思塔兒乞於鴨綠

江西立互市。三年罷之。諸王塔察兒請復不許。續通考。遼太宗時。南賓州立互市。以通西北諸部高麗之貨。明時。置市舶提舉司。掌朝鮮琉球等朝貢貿易之事。此其大槩也。若夫皇明之與我貿易。每歲使行。率以爲常。條例載於會典。崇德以來。亦遵舊規。例多可考。茲叙之在下。

大清世系略

滿州開基之始。○開國方略云。長白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仙女佛庫倫浴于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子衣。含于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產一男。姓愛信覺羅。名布庫哩雅順。居于長白山北之俄朵里城。國號曰滿洲。越數世。不善撫其衆。國人叛。戕害宗族。有幼子遜于荒野。乃得免。○皇朝文獻通考云。我朝發祥長白山。還祖定三姓之亂。居俄漢惠之野。鄂多理城。在今寧古塔西南三百餘里。國號曰滿洲。（附註）○案皇明時。分女真之地。置建州海西兩衛。三百餘里。國號曰於建州。建州爲今之興京。所謂赫圖阿拉。即其地也。據東史。明永樂時。韓朵里部落猛哥帖木兒。（附註）入居于斡木河。（附註）宣德七年。七姓野人攻斡木河殺猛哥。惟凡察耳伊等得免。乞徙於斡源。武備志稱孟哥見殺。其弟凡察及子童倉逃居朝鮮。而博物典彙以宜倉所居。爲建州祖地。則方略所稱俄朵里城。即我國所稱韓朵里部落。而戕害宗族。幼子遜荒。即宜倉投附之事也。又據東史。宣德成化之時。有建州衛指揮李滿住。據有婆豬江內外之地。屢擾我境。遂廢闕延茂昌等四郡。今此方略所紀。舉與景顯四祖。似與婆豬江部落相連者。則斯蓋繼滿住而興者歟。

肇祖原皇帝○名未攷。○開基之後。數傳至肇祖。居于赫圖阿拉地。（附註）景祖。○有二子。○初諡澤王。順治五年。追尊爲肇祖。

興祖直皇帝○名未攷。肇祖曾孫。○有六子。○初諡慶王。順治五年。追尊。景祖翼皇帝○名叫場。興祖第四子。承先業。居于赫圖阿拉地。其餘兄弟五人。分居五城。並稱寧古塔貝勒。○有五子。○初諡昌王。順治五年。追尊。

顯祖宣皇帝○名陀失。景祖第四子。與兄睦敦。收服五嶺之東。素護河之

與猶堂全書

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

嗣位改元雍正。○己酉西藏唐古特來附。○乙卯八月二十二日崩。在位十三年。壽五十八。葬泰陵。在易州永寧山。

孝敬恭和懿順昭惠莊肅佐天翊聖憲皇后。在位九年。崩。壽五十八。葬泰陵。

孝聖慈宣康惠敦和誠敬敬天光聖憲皇后。在位九年。崩。壽五十八。葬泰陵。

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諱弘曆。世宗第四子。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生。初封寶親王。○雍正乙卯嗣位。改元乾隆。○乙亥平準噶爾。○己卯討和卓木。闢地二萬餘里。丙申討平兩金川。設土司。○丙辰傳位爲太上皇。○己未正月初三日崩。在位六十年。在上皇位四年。壽八十九。葬裕陵。在昌瑞山。

孝賢誠正敦穆仁惠輔天昌聖純皇后。在位九年。崩。壽五十八。葬裕陵。

孝儀恭順康裕慈仁翼天毓聖純皇后。在位九年。崩。壽五十八。葬裕陵。

仁宗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諱顒琰。高宗第十五子。乾隆庚辰十月初六日生。初封嘉親王。○丙辰受禪。即位改元嘉慶。○庚辰七月二十五日崩。于熱河。在位二十五年。壽六十一。葬昌陵。在易州。

孝淑端和仁莊慈懿光天佑聖睿皇后。在位九年。崩。壽五十八。葬昌陵。

今皇太后。在位九年。崩。壽五十八。葬昌陵。

今皇帝。○名旻。字仁宗。次子。乾隆壬寅八月初十日生。初封智親王。○嘉慶庚辰嗣位。改元道光。在位九年。崩。壽五十八。葬泰陵。

孝穆皇后。在位九年。崩。壽五十八。葬泰陵。

孝穆皇后。在位九年。崩。壽五十八。葬泰陵。

孝穆皇后。在位九年。崩。壽五十八。葬泰陵。

孝穆皇后。在位九年。崩。壽五十八。葬泰陵。

孝穆皇后。在位九年。崩。壽五十八。葬泰陵。

其源委。若爾雅說文。急就章玉篇之類。皆其遺也。是諸文字。皆古奧難通。然其在當時。不以幼小而恕之。皆所以觸類旁通。竭其族別其異。以啓其文心。慧資也。我邦之人。得所謂周興嗣千文。以授童幼。而千文非小學家流也。學天地字。乃日月星辰山川丘陵。未竭其族。而遺舍之曰姑舍汝所學。而學五色學玄黃字。乃青赤黑白紅紫縹綠。未別其異。而遺舍之曰姑舍汝所學。而學宇宙。斯何法也。靈雨之潤。騰致介之能。竭其族乎。霜露之間。結爲梗之能。別其異乎。夫如是也。故童幼並管。不辨旨義。解玄爲釋。黃爲壓。非是兒之有才。由不能觸類而旁通也。故之反虛也。仄之反平也。以盈對仄。豈說而衡喻。非其類也。歲之族時也。陽之耦陰也。曰歲曰陽。孤行而寡居。非其類也。大凡文字之學。清以喻濁。近以喻遠。輕以喻重。淺以喻深。雙舉以齊發之。則兩義俱通。單說而偏言之。則兩義俱塞。自非上慧。能有喻乎。又凡有形之物。與無形之清。其類不同。無爲之情。與有爲之事。其類不同。江河土石。形之名也。清濁輕重。其情也。淳流隕突。於斯爲事也。不以類而觸之。不能旁通如是也。故讀千文已。猶一字不知也。千文有用處。以之標田。以之標試。卷焉可也。於小學何與。苟爾雅說文不可復。徐居正之類合。猶其近者也。

史略評

觸蒙之法。在乎啓發其知識。知識之所及。即一字一句。皆足以爲文心慧資之端。知識之所不及。雖傾五車而破萬卷。猶無讀也。吾不知所謂天皇氏者。君子牧乎。鬼神乎。人類乎。木有何德。令此氏王。擬提何物。歲由此起。化之云何。所化者何物。若云兄弟。是本同胞。即此天皇。厥有父母。不名首出。若云首出。云何。兄弟至於十二。兄爲天皇。弟即非是。若云股及。何年昨之短長。若是相同。元會運世。本既眇茫。斷斷非初學童幼所能曉者。何爲教之。童幼入學之初。學玄黃字。學鳥獸字。又學飛走字。於是乎授一句曰。黃鳥于飛。此兒知屬文之法。本當如此。文心慧資。暗自開發。津津然樂於文字。今也不然。學草木字。學德行字。又學帝王字。於是乎授一句曰。木德王字。此兒其喻乎。將謂義也。草木帝王。自一法。今也木德王。又自一法。舉彼措斯。曾莫之或知。文心慧資。其有啓乎。且教訓子弟。固不在厥初生。體曰幼子。常視母。既以謹微也。今發軔之初。則授之以虛荒怪誕無理之說。

望其能認得乎。昔徐積三歲讀孝經。蘇大圖四歲讀孝經論語。馬經六歲讀孝經論語。任昉四歲讀毛詩。劉敞六歲讀毛詩論語。昭明太子蕭統五歲讀五經。顧野王七歲讀五經。張霸七歲讀春秋。賈逵十歲讀六經。黃庭堅八歲讀五經論孟。即至我邦。金時習五歲讀中庸大學。柳馨遠八歲讀禹貢。雖其聰慧夙成。非夫人之所能。當時訓蒙之法。所先後。有可知也。即朱子教人之法。亦八歲入學。授之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于天

通鑒節要野

童稚讀書。蔡用九年。自八歲至十六歲是也。然八歲至十一歲。知識大抵蒙昧。讀書不知味。十五十六已有陰陽嗜好諸物。然分心其實。十二三十四此三年。為讀書日月。然此三年之中。夏苦熱。春秋多佳日。宜稱好嬉游。皆不能讀書。唯自九月至二月一百八十日。為讀書日。通計三年。為五百四十日。又除歲時候戲及疾病憂患之害。其實幸而讀書者。大約三百日也。此三百日。類類珍珠。箇箇金玉。而朝鮮之童。皆以少微先生通鑒節要十五册。克此三百日之權。即平生讀書。止此一帙。其餘雖讀他書。皆汗漫不能專。不足數也。少微先生不以道學文章稱。不過三家村裏都都平丈也。二百年來。奉之如六經。尊之如五典。何意哉。曾聞朴次修之言曰。入燕京。循行書肆間。求見曾先之史略。江氏通鑒節要。不可見。即鴻儒碩士名噪海內者。皆茫然不知為何書。蓋中國絕種久矣。不知何代。此書偶落東土。使并覽六經。盡批百家。遂以幽薜終身。其書以司馬公資治通鑒為藍本。乃其義例。反用朱夫子綱目。其在三國正統。予蜀漢。記事主曹操。主客互換。王賊倒置。於義無所當。著書如此。尚可以傳之後乎。其他年月之訛。姓實之乖。繆指不勝。可無論已。人家生兒子。眉目端秀。聰慧絕羣。教之如法。可以為文章。可以為道學。年方十二三。望之若鸞停鵲峙。可令此兒。沈淪於此書乎。大凡人性。莫不厭久而喜新。堪磨極。易之則齒津。綠朱。易之則昨明。燕歌雖好。累唱則有欠伸者矣。故詩書易禮左國班馬論孟之正。莊騷之奇。月易而時更。春終而秋始。譬如山重水複。柳暗花明。窮源者不知其勢。涉遐者不知其疲。如之何其不于文耽嗜也。今也不然。年少微通鑒。明年少微通鑒。又明年少微通鑒。譬如千里長

與猶堂全書

程。無伴獨往。涉一川。仍是一川。越一嶺。又遺一嶺。步步欠伸。去去萎來。難以蘇季子之立志。司馬相如之好讀。未有不厭然自廢者。誠使世之慈父。授之以六經。教之以四書。副之以允流百家。使其三百日之內。本領既立。始取冰水通鑑。紫陽綱目。玩釋詳味。或另以已意。采其英華。或別作年表。整其綱紀。則于達古今治亂之源。求上下得失之本。豈若彼誦中寒課。有一夫為之說。以惑之曰。讀了通鑑一部。兒童必得文理。嗟乎。誠以讀了此一部之力。讀六經諸書。與之相等。其文理。又可勝言哉。駒牛者終日而籠之。莖適莽蒼。且驢然自賀曰。行地莫如牛。不知乘快駝而駕驢。已若梧玄圃矣。何其愚哉。

柳冷齋得恭筆記野

筆記云。倭濱三才圖會。阿蘭陀至日本海上。一萬二千九百里。按紅毛國。西北之極界。泰國也。凡有七大州。阿蘭陀其一州。而今為總名。其國主號古牟波爾亞。其國人色皙毛髮紅。鼻高眼圓。而有星。常提一脚去尿。說似大衣。服多毛織美飾。異于它好。好商賈。交易于遠國。置代官于吹唱。巴國名。稱世爾羅留。通市舶於日本及諸國。每十年一度為總計。勘定。其次官者。每年六七月。來于長崎。寓居於出島。翌年春。參于江戶。勘年。始及交代。與六七月來者交代去。其人稱加比丹。波牟。又即肉傳豬肉為乾脯。呼曰羅加牟。切片吃之。以為美味。凡食間。卑官鼓舞于前。以進之。其體貌如此。然皆不長壽。凡六十歲者。似本朝百歲計。而甚稀有也。五十有餘而為衰老。未二十者。專務家業。性情巧藝。天文地理。算術及外治。醫藥甚良。凡阿蘭陀商船。往三十五六箇國。交易諸品。來故異品珍器。不可勝計。如東京滿刺加。暹羅。吧者。與中華人同。阿蘭陀亦往互市焉。如蘇門答刺。惹牛。榜葛刺。波斯。待泥等之諸國。總三十有餘國。阿蘭陀人常往來也。蓋其船皆八帆。而不厭大洋。順逆風也。又崑崙居斯有野人。身如黑漆。國人餽食誘之。賣與番商。舶作奴。按今六阿蘭陀船中所乘來人。有身如黑漆者。俗呼曰黑防。其人輕捷。能走於檣上。蓋久已卒者。崑崙之唐番也。防者無髮人之通稱也。

日本之人專以變詐爲智。凡其地圖國史之播於他國者。多隱語。嘗見日本地圖。釜山距對馬島。謂之二十八里。ハチハチリ。此二百八十里也。對馬距登岐島。謂之四十八里。此四百八十里也。餘皆放此。則阿蘭陀至日本一萬二千九百九十里。正亦十二萬九千里也。據云紅毛國爲西北之極界。寒國而阿蘭陀即其一州。則其地在歐羅巴利未亞之間矣。西舶自本土抵廣東水路迂曲。至爲九萬里。而廣東距日本。亦不減爲數萬里。則一萬二千明是十二萬。無可疑也。李雅亭謂在西南海中者。以距日本一萬二千宜。不在西北之極界。故疑之如此耳。按坤輿圖。歐羅巴之西有拂郎察。其北曰噶蘭。噶蘭者阿蘭也。其地與中國沙漠之北。經紐之地。緯度正同。其云在西北極界者。果信文也。噶蘭。即今之格陵蘭也。其地與中國沙漠之北。經紐之地。緯度正同。其云在西北極界者。果信文也。及南印度南沿。及西南諸國之沿。或得棄地空。填則據之。爲巢穴。留其種類以守之。斯得剽掠之名。不免賤侮之稱。又蠻貊俗殊。不能不以火礮利兵自衛。以外禦。故又得寇抄害人之目。然處十二萬里之外者。得倭地不足以爲疆土。虜倭人不足以爲民物。何苦爲賊於東方。蓋其土俗以船爲家。轉而爲是耳。

癸丑赴燕賈咨官手本曰。噶喇喇國在廣東之海。南外。乾隆二十八年入貢。今年又入貢。頭目官嗎啞啞。呢啞啞。二人。係是該國王親戚。一行共七百二十四人。其中一百人進京。仍赴熱河。餘留天津府進貢物。十九種。製造極巧。西洋人所不及。九月初。由天津水路回國。此等。按此即紅毛夷。倭呼吉利是段者是也。

噶喇者。吉利之聲急也。噶啞者。斯當之聲急也。然此非國名。亦非人名。即尋稱之號也。西人東來之路。或自羅瑪府裝發者。由意大利亞前洋。或自噶蘭地裝發者。由利未亞之西。沿總經大浪山背。以向東洋。既至東界。或由廣東以傳於二廣江浙。或由天津以達於北京。而其志不同。其道不同。今與西人分而二之。蓋得其質也。其初欲達北京者。亦由廣東。意其輻重寶物。萬里陸運。艱不便。故今由天津。意於朝見之餘。退至西館。留下幾人及其資裝。而譯官手本就略未詳也。禮部則例。歐羅巴。噶喇喇。亦分而言之。爲其來路不同也。德化之盛。雖如堯舜。十二萬里航海入貢。無他

本情。有是理乎。吾人不知其實。常與海寇同憂。斯非過矣。

嘉慶二年丁巳九月。慶尙道觀察使李亨元。三道統制使尹得達。講次狀啓。異國船一隻。漂泊東萊之龍堂浦。凡五十人。鼻高眼碧。戴白藍笠。船中貨物。石銀半里銀。無孔銀錢之屬。漢清蒙倭話俱不通。使之書字。如雲如山。以手指東南。覺口作吹噓狀。似是待風之意。其語一句有云。浪加沙。其即倭話長崎島也。留幾日。順風揚帆而去。其疾如飛云。此乃紅毛番人。倭所謂吉利是段者也。李亨四年。亦曾漂到濟州。分屬京外諸營。而今人不復知也。○聞萊伯之言。其船制有蓋板。如我國船。蓋板上有欄。可以出入。作螺梯。回旋升降。左右板內。列房梁。穿板爲窗。悉用琉璃嵌之。船內朱漆晃朗。犬豕鵝鴨等。盡畜之所。潔淨異常。又有一所貯長槍。累百柄。人各佩一鳥鎗。船四隅皆安大砲。堅三桅。可斷可續。長短隨宜。其人見岸上牛行。豎兩拳於頂上。作角狀以求之。乘人竟不與之。○鳥鎗少如響。火門裝石。發而火出。追次用之。

題梁青溪遺事詩序

蓋聞忠肝向國。處荒野而彌堅。烈魄殉名。鑿凶門而無悔。故常山奮節。非天王戰面之人。隴水揚麾。即義士含靈之地。青溪梁公。南之南原人也。壯賈得山河。開氣精忠。與日月爭光。壯猷窮經。妙解發玄。屬之奧。龍城放筆。雄詞震青海之樓。橫抽千頭。按案封而揚聲。芙蓉一口。嘖繡錦而棲靈。屬當倭奴之入寇。公乃抗白面而即戎。糾蒼頭而奮義。三川鼎沸。六鑿蹈賊角之危。九廟震驚。七尺等鴻毛之擲。中有投袂仰星月而昭森。問道揚鞭。御風靈而激烈。寒樓草檄。霄霜薄炎海之雲。瑞石移書。白羽飛齊峯之壘。援金仙而直進。步騎三千。橫玉斧而長驅。家僅八百。遂復跨青巖而奏捷。標赤甸而馳驅。兩翼雙頭。掉圓鳥龍之陣。風毛雨血。崩頽蛇豕之形。馬陵留鈴。盛之痕。宵柝夜白。魚浦見鬼神之跡。燐火秋青。周處殲身。世有君臣之義。傳食國武人。稱父子之忠。嗚呼。天不憖遺人。其殄瘁。烏龍抱地。捲逸步而依風。蟬橫天。曳。釋靈而如水雲。幃夢。鄧。文下真宰之庭。繡。幃。雲。寶。梓。落。蚩尤之野。乃。者。宸。衷。曠。感。節。惠。修。章。哀。薰。歌。而。聲。沈。思。憂。鄭。重。愀。文。經。而。武。律。華。輝。輝。煌。寂。寞。千。秋。誰。繼。離。陽。之。烈。凌。涼。一。詠。聊。成。研。習。之。文。詩。曰。云。云。

附錄集二

雅言覺非

流俗相傳，語言失實，承訛襲謬，習焉弗察，偶覺一非，遂起筆疑，正誤反真，於斯爲實，作雅言覺非三卷。

長安洛陽，中國兩京之名，東人取之爲京邑之通名，詩文書牘用之，不疑蓋昔高句麗始都平陽，厥有二城，東北曰東黃城，西南曰長安城，長安冒稱，疑自此始，洛陽之稱，益無可據，至京曰長洛，還京曰歸洛，洛下親朋，中學者，皆習焉而弗察，嘗見日本人詩集，亦犯此忌。

京口者，里名也，在晉陵丹徒縣，晉宋之際，始爲名城，晉書云：義熙元年，劉裕出鎮京口，即此地也。南史云：宋武帝微時，徙去丹徒之京口里，晉游京口竹林寺，亦此地也。吾東忽以京口爲京江之口，凡從京華來者，謂自京口來，誤矣。梁簡文帝詩云：客行祇念路，相爭度京口。岑參送王昌齡赴江寧詩云：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時。詩人不核，偶見此等詩句，誤用如是也。○老學庵筆記云：京口子城西南，有萬歲樓，京口人以爲南唐時節度使每登此樓，西望金陵。

太守使君，本皆尊稱，太守者郡守也，而諸縣令長，咸爲所領，其職與今之監司不甚相遠，使君者，奉命之臣也，後漢書寇恂傳云：使君建節街命，以臨四方。又張修傳：修謂刺史曰：明使君奉宣詔旨。又北史申徽傳云：徽爲襄州刺史，有清水亭詩，後人曰：此是申使君手跡。曹操稱劉備爲使君，亦以備時領豫州故耳。下逮唐宋，詩家用事，亦皆祖述漢魏，故必其人爲刺史知州，然後乃稱使君，東人錯認，今陽川縣令麻田郡守，咸

稱使君，斯亦習焉而弗察也。縣令之稱太守亦非。
伴者，副也。郡伴者，今之所謂營下判官也。唐書王鈞爲江陵少尹，謂之賓伴。宋史劉豫知濟南府，而張柬爲伴，皆副官也。故郡伴名之曰半刺，謂其職半於刺史也。平壤庶尹，鏡城判官，大丘判官，自稱曰伴，可也。乃牧使府使，郡守縣令，專城爲長者，皆自稱曰伴，不亦謬乎？書牘姑舍，碑碣皆然。後世何以徵矣？昔人未嘗不明辨，故高麗田穰生爲慶州判官，爲政清白，李齊賢詩曰：田郎作伴吾難林。父老至今懷清德，不誤用也。然且粹昨在真韻，伴在隊韻，讀之以一聲，亦不可。

方伯者，諸侯之長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有長，十國有帥，二百一十國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若文王爲西伯，周公爲陝東之伯，召公爲陝西之伯是也。今八道監司，不過中國按察督撫之類，僭稱方伯，不可。東萊府使自稱萊伯，尤不可。

監務者，諸務之監官也。唐宋之制，茶稅鹽稅及鐵冶之稅，皆置務幾所。十務置一監，謂之監務。高麗之人，傳聞失實，遂於諸縣置監務一人。國初因之，輿地志並有此文。今人認爲當然，遂以縣監名曰監務，其實監務爲職，如鹽倉監官、銀店別將，非牧民之長也。

督郵者，督尤之官也。郵者尤也。王制云：郵謂麗于事。漢書云：以顯朕郵，皆此意也。漢制郡守刺史，皆置督郵，以督責屬縣令長之愆尤。杜氏通典云：督郵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劉熙謂督郵主諸縣罰責，郵殿刺攝之事。

太守督郵，告許丞重臨，不可任職。田延年爲河東太守，尹翁歸徒郡分南督郵，所學嚴法。長吏莫敢怨，其職責如是也。督郵巡行縣邑，威稜風生。故劉玄德爲安喜尉，督郵到縣求謁不通，玄德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棄官亡命。陶淵明爲彭澤令，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遂解印去縣，蓋其爲職，乃功曹之極位，而所掌在郵訊，故縣官畏之耳。

東人誤以督郵爲驛傳之官。今諸驛察訪皆稱之曰督郵亦謬。

員外郎者額外之官也。漢制百官階次有員外郎。隋文帝開皇六年尙書省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品從第六謂曹郎本員之外復置此郎也。我邦六曹之正郎佐郎本各六員是在額內不在額外。今人謂之員外可乎。諸曹皆各六員。唯兵曹八員其二員宣稱員外。然本無分別亦不可稱也。○高麗史百官志國初六曹置郎中員外郎忠烈王時改郎中爲正郎員外郎爲佐郎其後官制屢變至恭愍之末復用忠烈之制故襲誤如此。

金吾者巡徼之司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後漢書百官志云執金吾一人掌宮外之戒月三繞行宮外。胡廣云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于外相爲表裏擒奸討猾又漢制金吾禁夜行唯正月十五許金吾弛禁故蘇味道詩云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杜甫詩云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其職司可知已。今邦人忽以義禁府爲金吾莫知所由。嘗考高麗史金吾衛亦名備巡衛有巡軍獄擒奸猾囚之其後大臣朝士有罪輒下巡軍獄治之金吾遂爲王獄之名。我朝既置義禁府專掌獄事不復知巡徼諸事猶帶金吾之名無謂也。

提學者學校之提舉也。宋制州縣各有教官本省有提舉一員總領諸教官數官如守令提舉如監司以其提調學校之政故謂之提學。高麗傳聞此事謂有文學者爲提學於是置實文閣提學進賢館提學我朝因之爲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其實非學政提學不可曰提學宋元之天章閣奎章閣明清之文淵閣武英殿皆有學士待制無提學之名。

司馬者夏官之長也。王制鄉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升之太學曰造士太學升之司馬曰進士。東人摘句單執升之司馬曰進士一句遂以進士名之曰司馬進士之試曰司馬試進士之榜曰司馬榜甚則金

進士李進士稱之曰金司馬李司馬豈不謬哉。

國子者胄子也。胄子者長天下之子弟也。天子諸侯之元子庶子公卿大夫之適子倖子乃爲胄子而周人謂之國子非匹庶之子所得混稱也。虞制太學教胄子。司徒教萬民三代因之確分二塗漢氏以降始以太學爲教萬民之所。猶冒國子之名韓文公爲太學之官自稱曰國子先生吾東沿誤遂以太學爲國子之學信之不疑。然國初有宗學以教宗室子弟此方是國子之學。

狀元者奏狀之首也。進士出榜必有奏狀以達天子故其第一人謂之狀元。鄉試居首者謂之解元而不名狀元。東人錯認凡科榜之居首者通稱狀元。陞補庠製鄉試初試下至旬製月課凡居首者謂之狀元已屬謬誤况又狀語爲壯謂之壯元詩元曰詩壯賦元曰賦壯多寡者曰畫壯奏筭碑碣咸已刊行豈不謬哉。

監試初試入格者稱發解亦誤。解者發遣也。又聞上也別音古隆切與解釋之解不同。鄉試赴京者稱解送于京師罪囚移上者稱解送于撫司秩滿還朝者稱解送于銓部。一在解送之義其義同也。國史補云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唐制進士由鄉而貢曰解額。今人不問京試鄉試凡初試入格者皆云發解可乎。

貢貢者薦辭也。高麗選舉之法京都謂之上貢諸路謂之鄉貢外國謂之賓貢。此蓋元人之制也。其後諸路鄉試其有他道人冒赴者罵之曰貢貢謂於本道如外國之人也。今人不知此名誤號曰拔貢。歷之文字以爲當然。

水驛者以船而置驛也。大明律驛船並乘者與驛馬同罪。此所謂水驛也。東人誤以水邊驛亭之村爲水驛每過平丘丹月等驛輒吟水驛之句誤矣。唐書百官志云駕部掌傳驛每三十里有驛水驛有舟唐六典云水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李白詩云揚帆借天風水驛